



夜盡露曙光！右翼極端主義必會消退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前言：威脅來源的轉移

一直以來，美國的政治氛圍都是左右搖擺，近年來，許多美國人對於左傾意識形態感到憂慮，例如「覺醒文化」（wokeness）、多元平等包容（DEI）政策的矯枉過正，或來自伊斯蘭主義恐怖主義的威脅。無可置疑，民眾對左派的反感是令到特朗普回朝的原因之一。然而，這些焦慮常常受到政治宣傳與媒體渲染所放大，當我們審視實際數據後，一幅截然不同的圖像浮現：近二十年來，美國境內最頻繁且致命的恐怖攻擊來源，其實不是極左分子或伊斯蘭激進份子，而是右翼極端主義者。

根據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報告，光是2019年，就有66%的政治陰謀和暴力事件與右翼團體有關，到了2020年這個比例甚至上升至90%。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GAO）於2017年的研究也指出，自九一一事件以來，73%的致命極端暴力事件是由極右翼分子所發動，只有27%來自伊斯蘭激進主義。這些數據和公眾觀感的落差很大，其實，右翼激進組織才是當今美國面對的主要威脅。

持續惡化的趨勢

不幸的是，這情勢似乎逐漸惡化。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遭暴力衝擊，成為美國政治極端主義史上的分水嶺。數千名民眾在「2020年大選舞弊」等陰謀論與虛假訊息的

煽動下，闖入國會大廈，意圖中斷民主程序。驕傲男孩（Proud Boys）、誓言守護者（Oath Keepers）與 QAnon 信徒等多個極端團體皆直接參與其中。

更令人擔憂的是，事件發生後並未獲得社會各界一致譴責，部分政治人物甚至表現出寬容甚至認同的態度。特朗普對被起訴或定罪者表示同情，上任之後，他赦免或寬大處理其中部分暴徒。而在如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等場合中，一些持陰謀論或主張威權統治的人士，反而獲得發聲平台，助長了極端思想的合法化。

社群媒體亦在這股惡化趨勢中扮演關鍵角色，臉書、推特（現為 X）、YouTube，以及 Truth Social、Parler 和 Gab 等邊緣平台，成為假訊息與錯誤資訊的回音室。演算法傾向於放大煽情、對立的內容，陰謀論往往比事實更快傳播。許多人透過病毒式貼文、影片或匿名論壇被激進思想洗腦。在1月6日事件前夕，以上一部份線上平台不僅用於傳播「選舉舞弊」等言論，也實際協調行動與招募參與者。這種政治與科技層面的雙重助力，讓本屬邊緣的極右思想逐步進入主流，民主制度的韌性也因而受到嚴峻考驗。

歷史對照：1970年代的左翼極端主義

雖然當前的威脅主要來自右翼，但美國歷史上也曾遭遇過左翼暴力的嚴重威脅。1970年代，像是天氣地下組織（Weather Underground）、辛比恩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與黑人解放軍（Black Liberation Army）等極左團體，頻繁發動炸彈攻擊、綁架，甚至暗殺行動，以實現其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革命性的政治訴求。根據一位聯邦調查局的探員所說，單是在1972年，全美總共發生了一千九百多宗炸彈襲擊事件。

這些組織在當時獲得一部份美國人同情，因為它們誕生於民權運動、反越戰浪潮，以及全球第三世界的反殖民解放運動高潮期。在1960至1970年代初期，許多美國年輕人對於制度性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美國干預他國深感憤怒，甚至對美國制度幻滅。激進左翼意識形態為此提供一個革命性的替代方案，吸引了大批學生、知識分子與邊緣社群加入。

然而，到了1980與1990年代，這股激進力量逐漸消退。當中因素包括了地緣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波爾布特的赤柬大屠殺、越戰的悲劇性結局、越南船民投奔怒海、六四天安門事件，徹底打破了革命浪漫主義的幻想。冷戰結束與1991年蘇聯解體，也讓國際共產主義失去主要的意識形態與資金支援。

在國內，美國聯邦調查局也發揮了關鍵作用。透過如「反情報計畫」（COINTELPRO）等秘密行動，聯邦調查局滲透並瓦解了許多左翼激進組織。這些做法雖引起侵犯公民自由的爭議，但確實成功遏止了武裝叛亂行動的擴散。隨著大眾對暴力手法的反感，左翼恐怖主義逐步失去正當性與群眾動員能力。到了1990與2000年代，已不再有大規模的政治動

員力來推動革命運動。左翼思潮、自由派、進步派在美國大學校園、學術界仍然具有影響力，但其推動議程的方法已不再是暴力手段，整體左翼政治思潮從革命性轉向改革性。

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機制

不過，我們必須明白，右翼與左翼極端主義並非鏡像對應。它們的意識形態、組織結構與動機存在本質差異，因此我們也必須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左翼暴力過去主要根植於全球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而當代右翼極端主義則更多受到種族優越論、宗教民族主義與反政府陰謀論驅動。

其中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宗教角色的差異。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左翼激進主義，通常傾向於世俗主義，甚至明確反宗教，馬克思說「宗教使人民的鴉片」，相信很多人都聽過這句名言。相反，許多右翼極端團體則巧妙地將基督教符號與語言融入其政治論述，將自身行動描繪成「維護傳統道德價值」，甚至受神啟示、揀選。這種將基督宗教與政治極端思想結合的手法，使其在宗教社群中獲得部分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1月6日國會暴動中，確實有部分參與者是牧師或教會領袖，他們以宗教使命感來詮釋自己的參與行動，這顯示右翼極端主義不僅是政治現象，也具備宗教動員的特性。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舉足輕重的基督教領袖高調地為踐踏憲政的極右政治勢力辯護。

過去的極左組織大多與主流政治體系脫節，行動也相對孤立。相反，現代右翼激進主義更擅長利用去中心化的網路動員方式，使其極難監控與取締。他們的言論經常與主流政治言論交織，使極端主張看似「可接受」，甚至「愛國」。這種混淆不清的界線，也讓法律與公共話語難以明確區分合法政治行為與暴力煽動。

而且，過往左派組織是反政府，但現在極右思想卻得到國家機器的支持，無法無天、粗暴的壓迫性行動被合理化。例如最近一名馬里蘭州居民被錯誤地驅逐到薩爾瓦多監獄，他被指控為M-13幫派分子，但證據甚為薄弱。最高法院以九比零通過將他帶回美國的法令，但特朗普政府置若罔聞。有人反駁說那人是非法移民，理應被遞解出境。其實，美國法律明確規定任何在美國的人都享有經過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的權利。

右翼極端主義者常以「愛國」語言與符號進行包裝，自詡為美國價值的守護者，實際卻破壞法治、民主制度的根基。這種品牌化的戰略，使其在社會中更具韌性，也更難被邊緣化。

建立在仇恨上的運動終將崩解

儘管當前形勢令人憂心，但歷史依然帶給我們希望。1970年代的左翼激進主義一度被視為如波濤洶湧般的巨大威脅，然而，最終它的意識形態受到有識之士駁斥、其暴力手段失去民心。右翼極端主義也不會是例外。

我們已經看到反擊的跡象：公民社會組織、調查記者與數位監督者正持續揭露並打擊極端運動。年輕一代擁有更多資訊管道、全球視野，且普遍對仇恨更加不接受。信仰社群、退伍軍人與曾參與激進團體的回轉者，也越來越多地站出來，呼籲警惕極端化。

雖然洪流不會立刻逆轉，但無論如何，歷史證明了這顛撲不破的真理：沒有任何極端運動能夠永續存在，尤其當它是建立在仇恨、恐懼與虛假之上。極端主義總在危機與不確定中滋長，但只要有足夠多人堅持真理、同理心與責任感，這些挑戰終將過去。

老子曾經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德國納粹主義、日本軍國主義、蘇聯國際共產運動、意大利赤軍旅、日本赤軍派、天氣地下組織、辛比恩解放軍、阿爾蓋達組織、伊斯蘭國、索馬利亞伊斯蘭大眾運動、菲律賓阿布塞爾夫組織，都一一淪為歷史的註腳。

夜盡露曙光！請記住：我們今天的選擇與回應，將塑造我們孩子明日所繼承的世界。而那份堅持真理的力量，是遠超過任何鋪天蓋地的極端浪潮。

2025年4月18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

[更多資訊](#)